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九目錄



奇女傳

五人  
附錄二人

都藍尼

中將姬

舍利尼

如意尼

附如一

如圓

大物忌子良



大德易子良

吹意只

合休只

中深琳

濼蓋只

音女新 正人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八目錄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九

奇女 奇異也。仙釋之女子。有奇異之行者。悉列于此。

都藍尼

都藍尼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吉野山麓。世傳金峰山者黃金之地。金剛藏主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涉竟。藍言而曰。我雖女身。淨戒靈感。豈凡婦之比哉。乃登金峯。忽雷電晦暝。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成太樹。藍又咒龍。乘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進。藍噴踏。崑巒皆盡。崩裂。其象龍之池。在崑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

中西氏藏書



評曰。和州都藍尼與玉  
卮少女易地亦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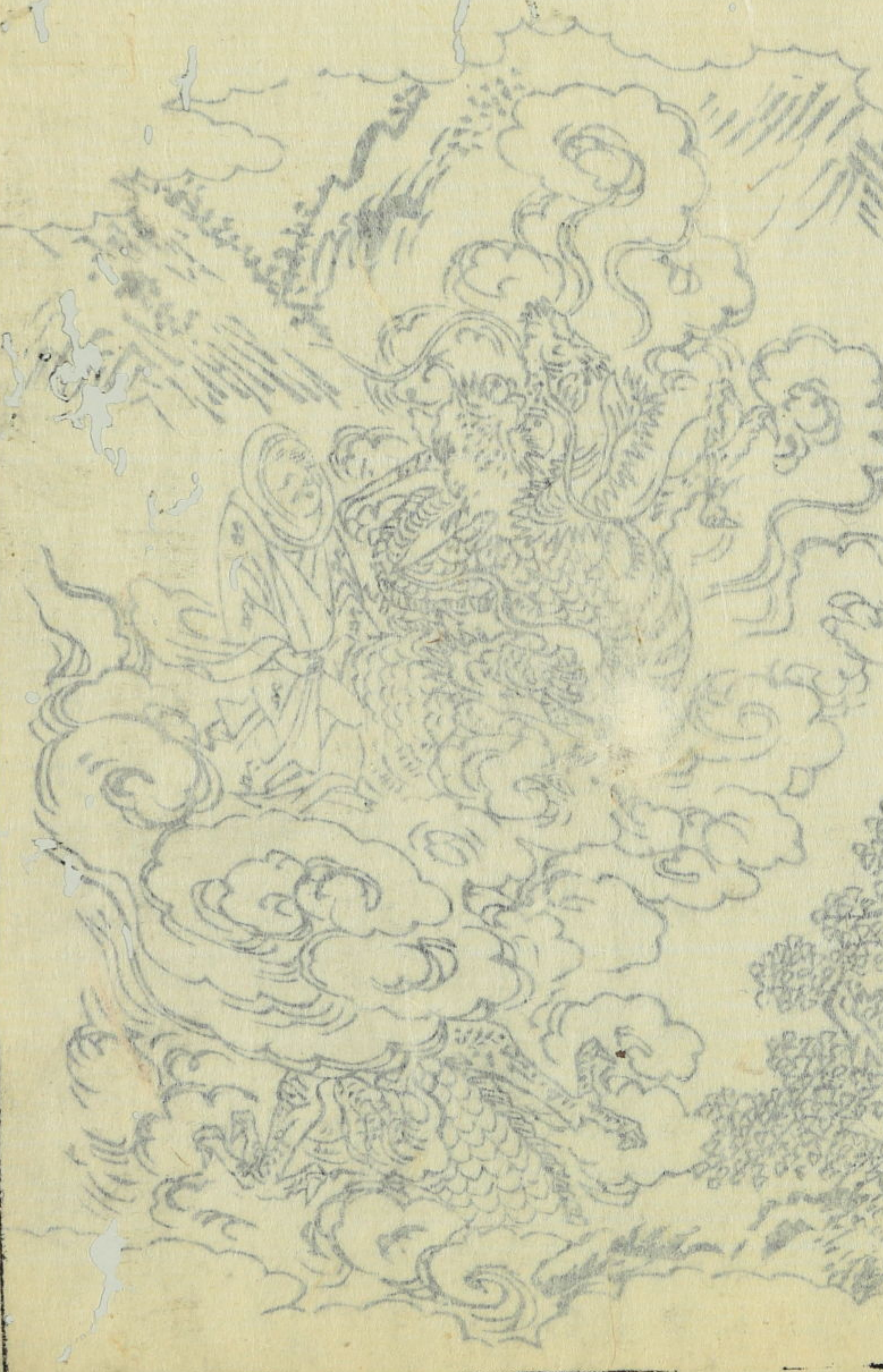
近思錄曰。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言居山林間。保  
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  
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或問羅浮先生曰。明宋太史賦曰。東曲其中云。天  
皇夫人洩秘寶。八角垂芒。貫斗樞。青牛不渡。大洋  
海。莫怪無人識。道書註云。國中無道士。此言如何。  
余答曰。不然。夫我邦者。天神地祇之所鎮。而靈仙  
異人之所產也。太陽燿靈於赫。暉扶桑若木。於  
是築揚洪波大瀾之所激。瀟千山萬島之所秀出。  
推而稱君子國。固當且夫元氣之淳流。運會之隆  
熾。時時挺生大人才子。不可勝數也。神世上古。姑  
舍之。及人代。天子壽躰。一百年者亦不少。且又武  
內大臣。浦嶋子。舉國人之所稱也。南山白箬翁。高  
市久米。仙之輩。昭々乎。世不可誣也。  
彼宋濂豈能知我邦之爲靈區哉。

頌曰。古今同。女國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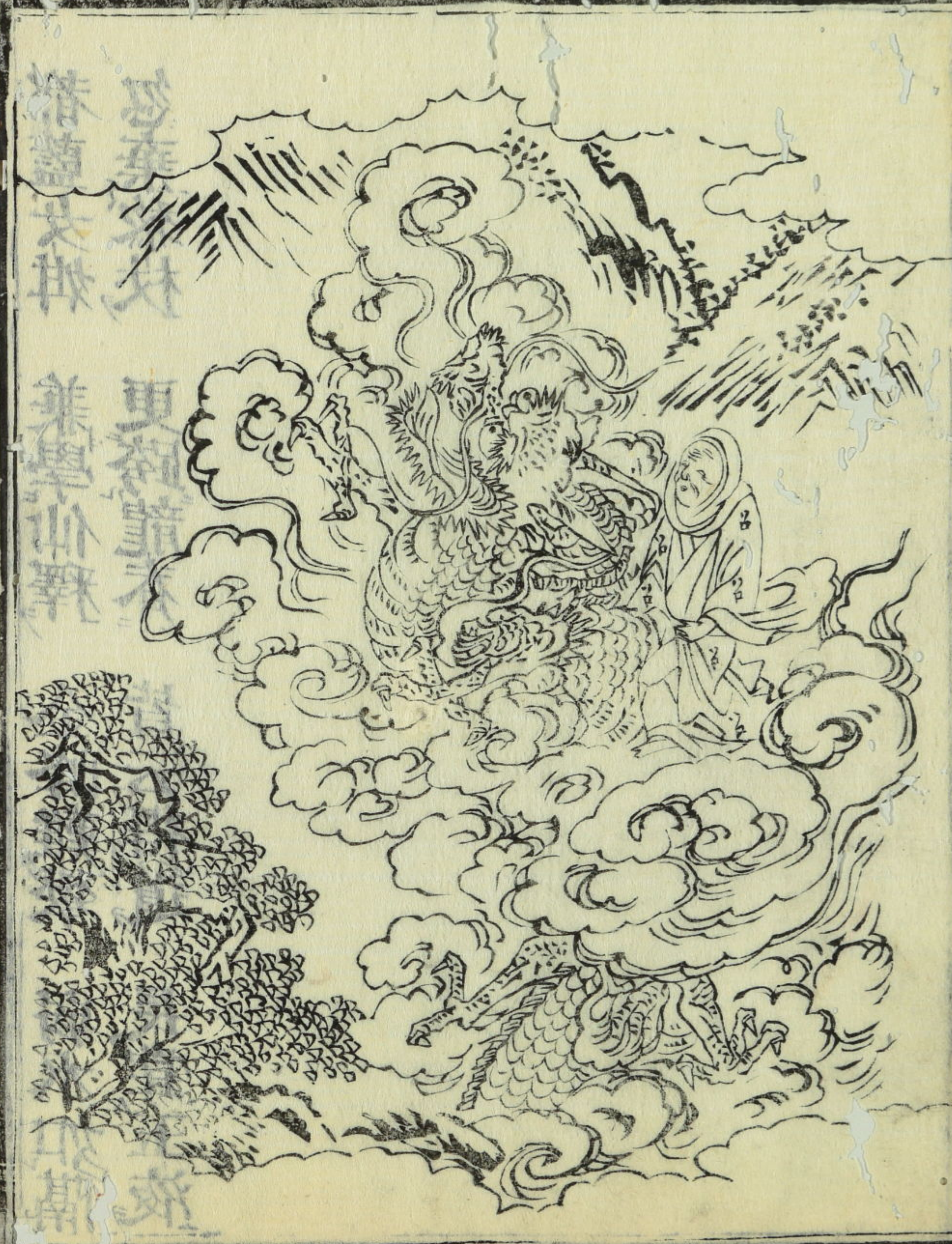
中西大藏書

都藍女姘 兼學仙釋 金峰難攀 弱水如隔  
忽棄黎杖 更跨龍脊 皆云得道 長掌玉液





都藍尼



中將姬

中將姬者僕射藤拱佩

拱佩者右大臣豐成之號也

之女也母藤

原百能也天平十九年生矣性無世染不納聘禮專

志安養天平寶字七年夏六月入和州禪林寺

俗曰當麻寺

薙髮法名如法時年十六誓曰我不見彌陀真身

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一比丘尼至不知從

來儀相麗偉語曰我冷汝見淨土觀彌陀須集百駝

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朝詔使送蓮莖二日而滿數

化尼自折莖取絲穿新井濯之五色燦然又數日一

女來容貞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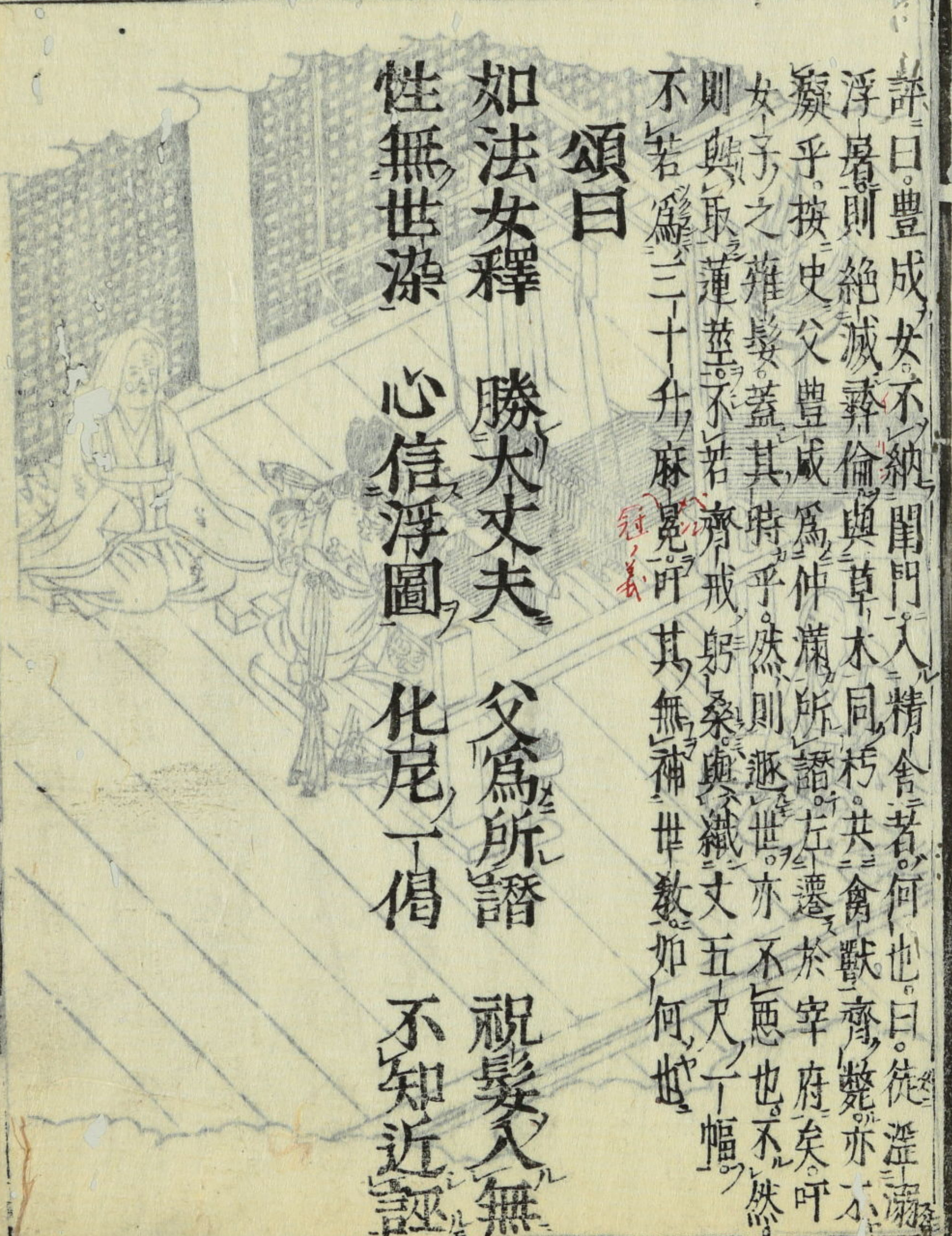


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于初更終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三升為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象相嚴麗備足新尼大悅又以無節竹為軸蓋長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尼作偈禮圖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又有故感君懇志我來此一至是場來離苦新尼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為誰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女觀音太子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尼自是精修益勤在寺十四年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時年二十九

評曰豐成女不納閨門入精舍者何也曰徒淫溺浮屠則絕滅彝倫與草木同朽共禽獸齊斃亦不癡乎按史父豐成為仲滿所譖左遷於宰府矣呼女子之難髮蓋其時乎然則遷世亦不愚也不然則與取蓮莖不若齊戒躬桑與織丈五尺一幅不若為三十分麻冕呼其無補世教如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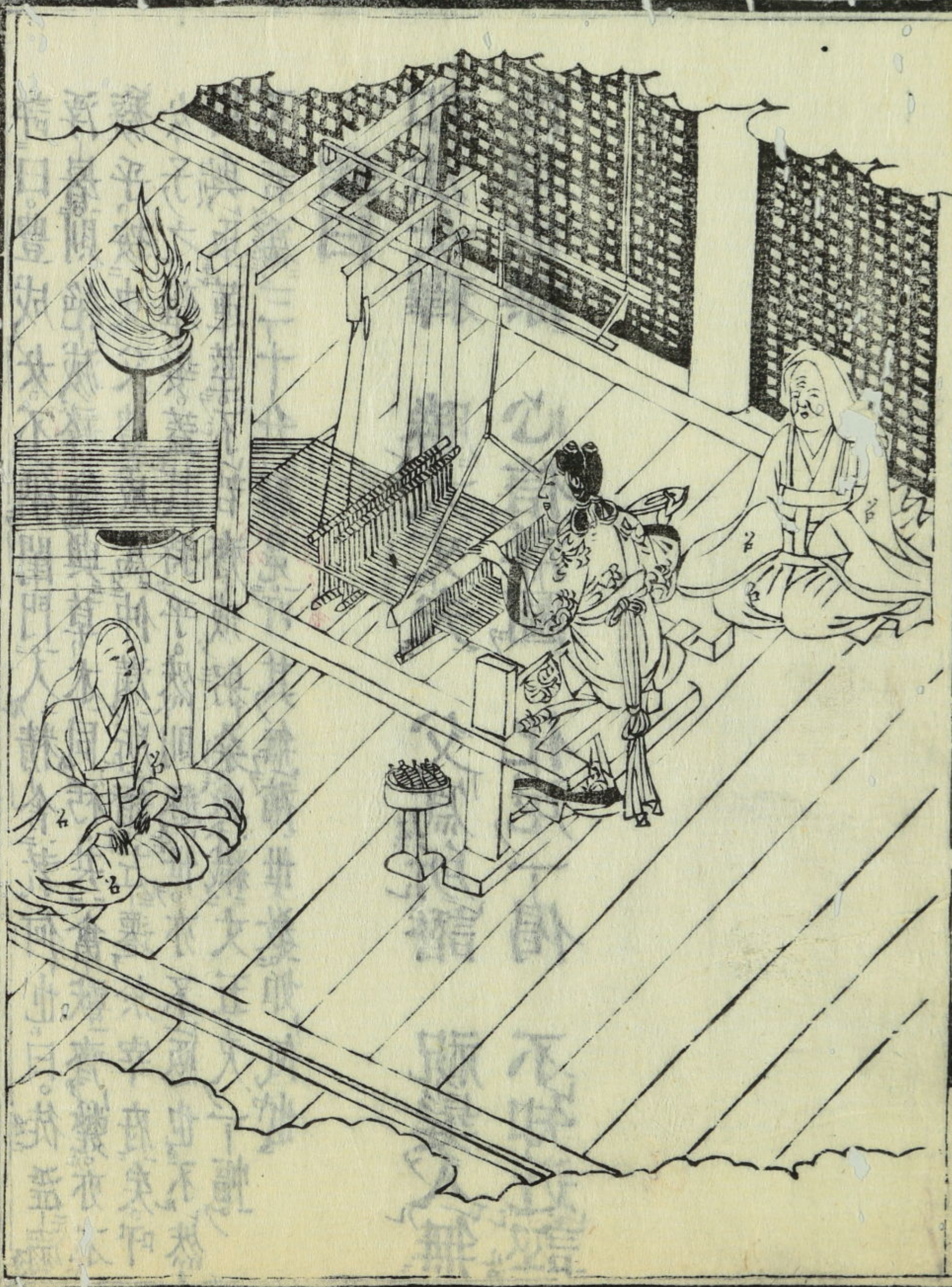
頌曰

如法女釋 勝大丈夫 父為所譖 祝髮入無  
 性無世染 心信浮圖 化尼一偈 不知近誣





中將姬



舍利尼

舍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寶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夫妻共懼盛箱捨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卵破中有女子父母大悅收育里閭闔之歎未曾有覃八月身俄壯大長三尺五寸顏貞端正而無女根纒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巧妙七歲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精進晝夜誦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言聖者肥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大安寺戒明講華嚴舍利日日預聽一日明呵曰尼身何預廣衆耶答曰佛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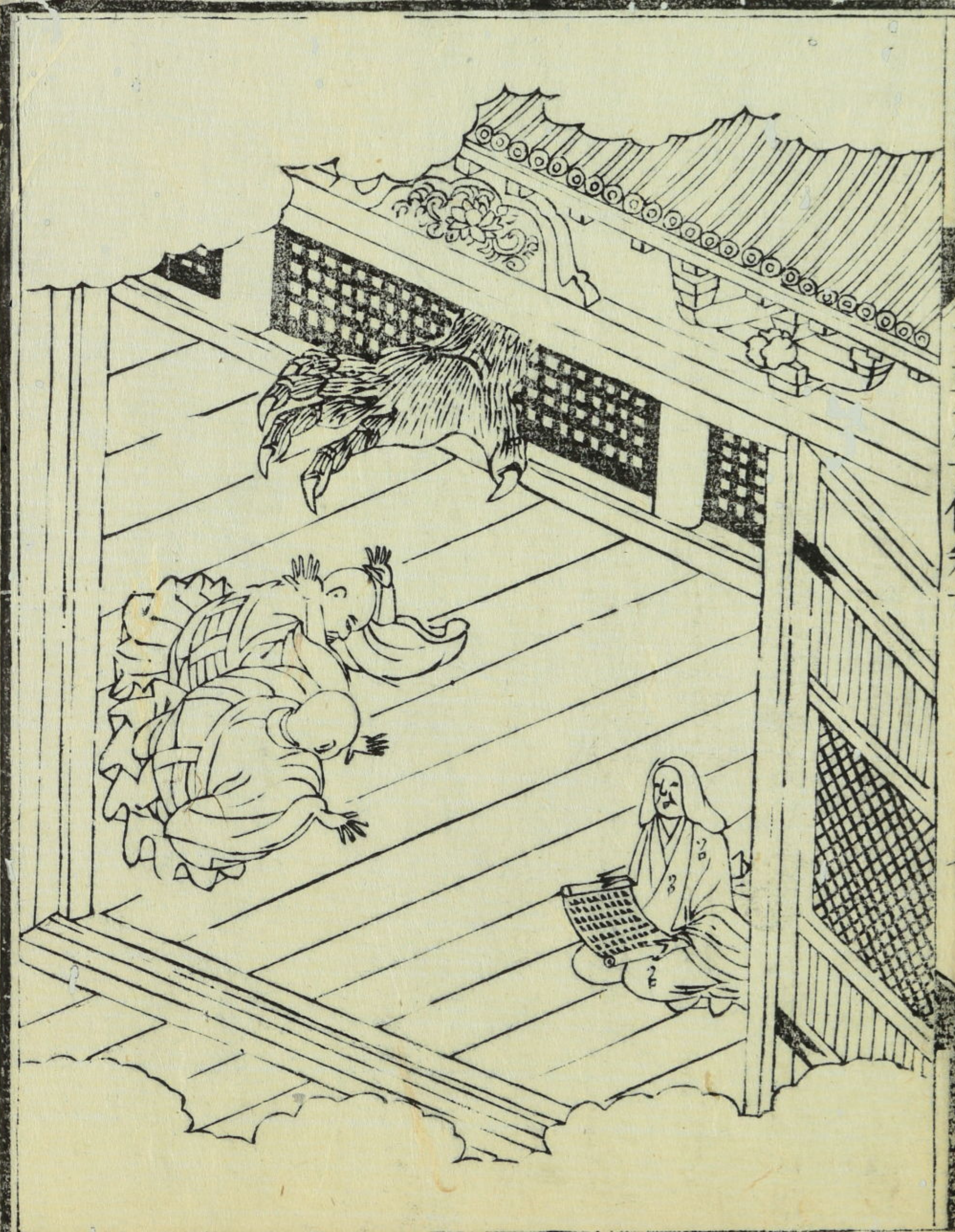
平等廣度群生。法界一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久陪  
 大德。適承顧問。欣幸無量。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  
 躡答。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舍利  
 舍利。一一分析。無礙道俗。尊重號舍利菩薩。肥後州  
 國分寺沙門。并豐州宇佐神宮寺僧二人。誹謗舍利  
 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  
 俱死云。  
評曰。舍利尼之母。生一肉團。何也。博物志曰。徐偃  
 王之母產卵。棄之。孤獨老母。取覆之。出一兒。後繼  
 徐國。舍利尼之事跡異。而理同。且又舍利尼者。一  
 鼓女也。彼若不為女釋。而為女師。為寺人。則庶幾  
 免遊民之名乎。其長  
 臂妖鬼。如我言何。

頌曰

肥州鼓女 名目舍利 似安行聖 具自然智  
 誦法華經 明華嚴義 一僧膽落 長臂魑魅



舍利女



卷之九

如意尼

附如一 如圓

如意尼者丹州餘佐郡人淳和帝第四之妃也居無常處相羊山水之間十歲入王都常詣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眾人闐咽未有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官春初得靈夢遣華使於頂法寺物色而得妃入官儀容端麗婦德柔順帝敬愛焉性慈仁盤撤肉味好行檀施不沐浴體無垢天香自然不用薰染持如意輪咒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願見真身第六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欲見大悲真身第四妃卽是也第四妃覺後益



加敬重妃雖專寵榮志在山林適一七日修如意輪  
供第七後夜持誦時閉目恍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  
州有寶山號如意輪摩尼峰昔神功皇后征新羅而  
還埋如意珠及金甲冑弓箭寶劍衣服等故亦曰武  
庫汝盍居彼妃聞言開目端正天女乘白龍擁白雲  
向西南飛去妃怪喜焉蓋天女者大辨才夫也白龍  
變石像今猶在此地又是役小角之舊趾也天長五  
年二月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宮女二人潛出宮赴  
攝州金吾校尉橘親守爲後從到南河畔欲乘舟舟  
人看妃嬪莊麗恠恐不攬舟欲逃去而舟不動不得

色而載之明日著攝州南宮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  
神啓殿戶與妃晤語而一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  
廣田神祠神又開戶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北有  
池池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小  
峯逢大蛾於此進而登摩尼峯紫雲來覆有一美女  
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相應之勝區也我  
藏珍寶於此地每日禺中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  
如下山而不見是廣田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構梵  
宇合郡官吏及富民等不期自來傾財勩力三十三  
日而落成妃及一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尼晝



夜無間山西一峯有大鷲鳥黑雲常覆峯時時出燄  
一時炎燄飛來逼堂宇妃以香水灑之其火自退又  
黑雲中異神降來其體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  
於時妃身心不動漸供化之妃出宮後帝尋之不得  
便勅尚書右丞真王嚴加搜索入山宣帝緒妃語真  
王曰妾自侍宮掖夙志山野幸遂素情豈駕歸輦又  
帝頃歸如意輪尊妾亦此地修此法不多乖瘖情下  
真王還宮奏上潛然妃在宮時恩寵無比雖逃於此  
荐賜存問諸后妃懷妬忌謀燒山房上知此事敕真  
王佯燒山下茅屋諸妃遙見煙以爲焚真房妬心乃

止今其燒地俗曰燒寺此歲十一月妃請空海僧都  
入山一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徑三丈乘  
紫雲入場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頂七年二月十八  
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  
相木至山頂有大櫻樹放光妃喜怪交集卽延海闍  
梨到木所海就櫻所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  
山南海卽其地刻像取妃身量爲準凡經日三十而  
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咒未曾暫斷禮拜又日  
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以偈讚曰敬禮救世  
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體不捨造惡諸衆生三世有



情同利濟于時像樸點頭。妃一日語海曰：此山西峯有一鬼號鹿亂神。前八面常作法障為之。如何海曰：東谷有大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教爾，後神不為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為何？天海曰：大辨才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修之。第七夜，天女率十五輩童子降臨，時前峰俄起黑雲，二障身神現雲中。妃又設祭供，神乃隱。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修如意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誓曰：我住此山為一切貧乏眾生施財寶。八年十月十八日，妃屈海師落慶大殿，海唱偈曰：峰有摩尼如意寶，大

聖為利諸眾生，普雨一切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豐榮，妃又合掌曰：自性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吾獻大悲菩薩，前勸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髮，束為二分，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海剃落，受具戒法，講如意。二女同時薙染，一曰如一，二曰如圓。二尼爾來持誦益勤，故號此所名神咒寺。承和二，于正月帝幸山中，如意對御演說皇情，大悅。扈從甚盛，大中大夫和真綱在焉。如一者真綱之女也。出宮後未相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趺坐，誦如意輪咒，合掌而化。年



三十三妃嘗蓄一篋人不得見裏面世曰天長元年  
大旱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雲海得妃篋修秘奧以  
故雨澤洽天下妃之同間有木江浦嶋子者先妃數  
百年久棲仙鄉所謂蓬萊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  
島子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海刻櫻像時妃藏篋像  
中

元亨釋書曰論曰或言浦嶋子稱妃篋名夫妃篋  
恐非神仙之器乃是密乘之秘蹟也故弘法大師  
得此能降天長之早雨浦嶋子只是蓬瀛之一賓  
耳何容易而知之乎予曰梁僧傳曰史宗者世号  
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鹽令請一小兒將去  
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屋中有一道人相見共語小  
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  
問所經兒曰道人令我提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

波浪耳并說寄書事令開看都不解乃令小兒送  
書與史宗宗披書大驚曰汝知是蓬萊道人書耶  
自是而言蓬萊又有比丘耳浦嶋子  
縱不委篋中而知其名不為過而已  
評曰如意尼傳殊駭人之觀聽雖近於語怪然亦  
不可不傳况又國史之著不可誣亦本朝之一奇  
事也不可臆斷其無乎故奇女傳以之終焉於是  
予再三熟讀投筆而尚有蓋羅大經之清談鶴林  
之下何也曰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  
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  
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  
致其陵有耳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解儉善辟穀  
悉号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究  
以欺衆行妖惑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  
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興棄文驥而未飛龍  
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  
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  
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  
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  
男入海回無藥能治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如意尼



頌曰

昔如意尼  
四時富景

雖涉怪神  
是寶山春

廣田廟下  
清風明月

南宮海濱  
萬古結鄰



大物忌子良

大物忌子良者大内人度會高主女也。貞觀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入御贄川而卒。時年十五也。即時從御贄川淵底而得妙見星童形像。奉居尾部御陵。以西卜田岡崎宮靈地。祈氏人之繁昌。爰貞觀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一胞二人男子生。宗雄冬雄是也。同三年冬十一月十八日同胞二人男子生。春海秋並是也。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亦同胞二人男子生。冬綿春彦是也。仁和四年冬十一月十八日神主春彦任妙見尊星王靈託率氏人等向清淨山谷奉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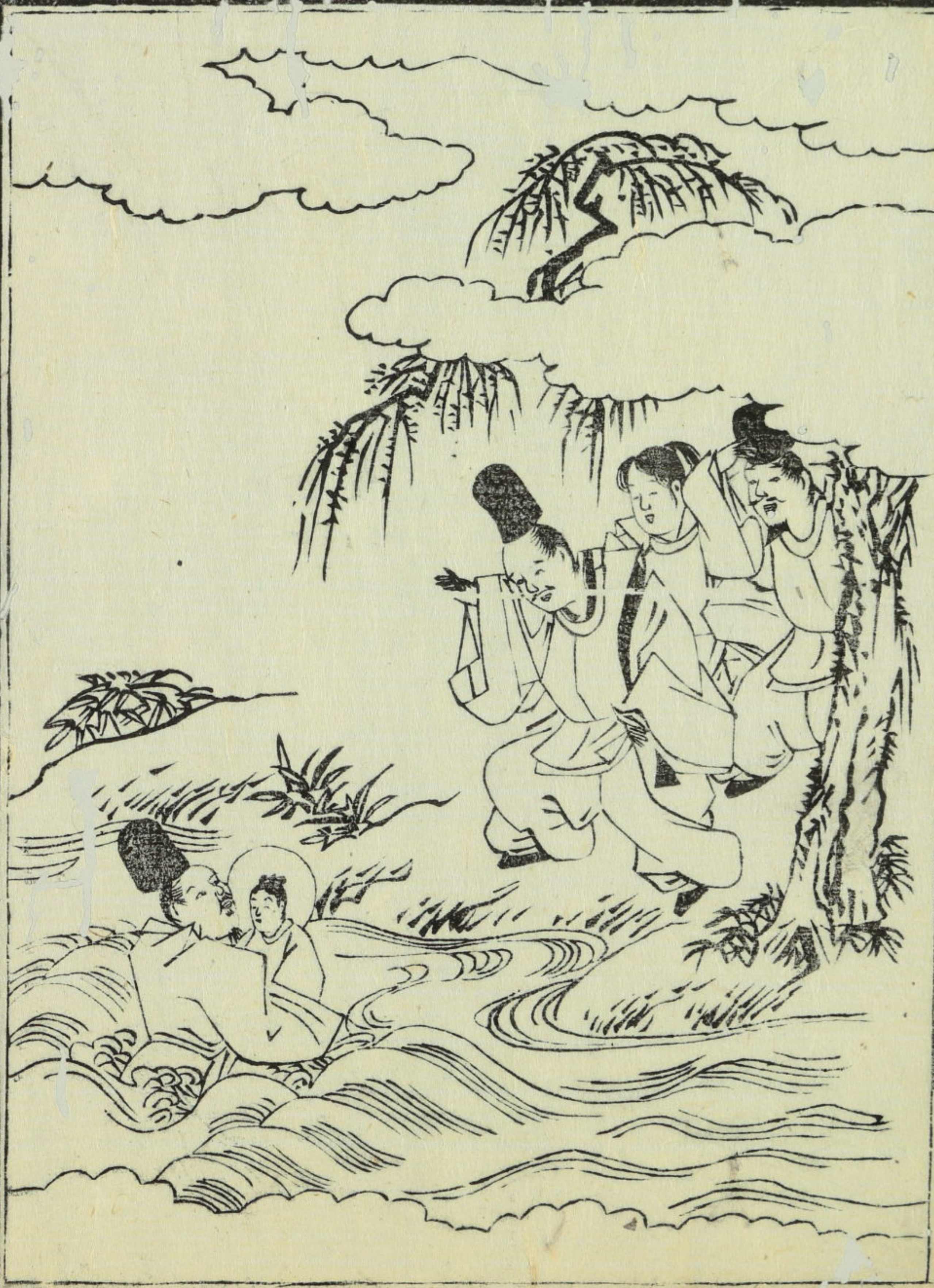
本地妙見大菩薩日光。日光十一神主二十八宿諸天帝釋神等也。今號山宮祭是也。春彦與菅家交好矣。故合祭北野廟廷白大夫祠是也。

頌曰

爛彼德星 聚在中天 度會氏昌 御贄塞淵  
胼胎勿奇 連璧共賢 豈只賜粟 榮爵綿綿



大物忌子良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九

十四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十目錄

神女傳

六人  
附錄五人

倭迹迹姬

附和珥坂少女

倭姬命

附五百野皇女

神夏磯媛

附速津姬

息長足姬

附葉山媛  
長媛

衣通姬

栲幡皇女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十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十

神女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曰聖而不

倭迹迹姬

可知之謂神謚法曰民無能名曰神  
附和珥坂小女

倭迹迹日百襲姬命者孝靈帝之女母倭國香媛也  
崇神帝七年春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其後  
聖業愈高王風博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  
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蓋命神龜以極致災之所由  
也於是帝幸于神凌茅原而會八十萬神以上問之  
是時神明憑倭迹迹日百襲姬命曰帝何憂國之不  
治也若能敬祭我者必當自平矣帝問曰教如此者



誰神也。答曰：我是倭國域內所居，名爲大物主神。時得神語，隨教祭祀。同十年秋七月，詔群卿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災害皆耗，然遠荒人等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秋九月，以入彥命遣北陸，武渟川別遣東海，吉備津彥遣西海，丹波道主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有不受教者，乃舉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爲將軍。大彥命到於和珥坂上，時有少女歌之曰：淤磨紀異利寐胡。御間城入彥也。崇神帝諱也。播擲。奉備之義也。飮廼餓。已也。大烏塲。謂君也。言大彥命之君。崇神帝。志齊務苦。謂殺也。今案農殊未

句。謂望來也。今案盜來也。志羅珥。不知也。比賣那素寐殊望。言不

也。于介伽卑氏。窺也。許呂佐務苦須羅句塲。欲殺也。志羅

珥。不知也。比賣那素寐須望。爲比比奈遊也。凡歌意者

襲來遣四方將軍喻兒女之遊戲也。崇神帝於是大

彥命異之。問童女曰：汝言何辭？對曰：勿言也。唯歌耳。

乃重詠先歌，忽不見矣。大彥乃還而具以狀奏於皇

帝。始倭迹迹日百襲姬命聰明叡智能識未然，乃知

其歌惟言于帝是武埴安彥將謀反之表者也。吾聞

武埴安彥之妻吾田媛密來之取倭香山上裏領巾



頭祈曰是倭國之物實則反之是以知有事焉非早  
圖必後之於是更留諸將軍而議之未幾時武埴安  
彥與妻吾田媛謀反逆與師忽至各分道而夫從山  
背婦從大坂共入欲襲帝京時帝遣五十狹芹彥命  
擊吾田媛之師即渡於大坂皆大破之殺吾田媛悉  
斬其軍卒復遣大彥與和珥臣遠祖彥國薈向山背  
擊埴安彥爰以忌竟鎮坐於和珥武鏢坂上則卒精  
兵進登那羅山而軍之時官軍屯聚而踞阻草木  
號其山曰那羅山更避那羅山而進到輪韓河埴安彥狹河  
屯之各相挑焉故時人改號其河曰挑河今謂泉河訛也埴安彥望之問

彥國薈曰何由矣汝興師來耶對曰汝逆天無道欲  
傾王室故舉義兵欲討汝逆是帝之命也於是各爭  
先射武埴安彥先射彥國薈不得中後彥國薈射埴  
安彥中冑而殺焉其軍衆脅退則追破於河北而斬  
首過半屍骨多溢故號其處曰初振苑亦其卒怖走尿漏于禪  
乃脫甲而逃之知不得免叩頭曰我君故時人號其  
和羅禪屎處曰屎禪今謂檳葉訛也是後倭迹迹  
號叩頭之處曰我君叩頭此云廻務日百襲姬命為大物主神之妻然其神常晝不見而  
夜來矣倭迹迹姬命語夫曰君常晝不見者分明不  
得視其尊顏願暫留之明且仰欲觀美麗之威儀大



神對曰言理灼然吾明且入汝櫛笥而居願無驚吾  
 形爰倭迹迹姬命心裏容異之待明以見櫛笥遂有  
 美麗小蛇其長大如衣細則驚之叫啼時大神有耻  
 忽化人形謂其妻曰汝不忍令羞吾吾還令羞汝仍  
 踐大虛登于御諸山爰倭迹迹姬命仰見而悔之悉  
 居急居此云則箸揮陰而薨乃葬於大市故時人號  
 也墓是墓者日也人作夜也神作故運大坂山石而造  
 則自山至于墓人民相踵以手運傳而運焉時人歌  
 之曰飯朋佐介珥大坂菟藝也煩例屢筆身伊辭務  
 邏塢石林多誤辭珥手越也固佐摩越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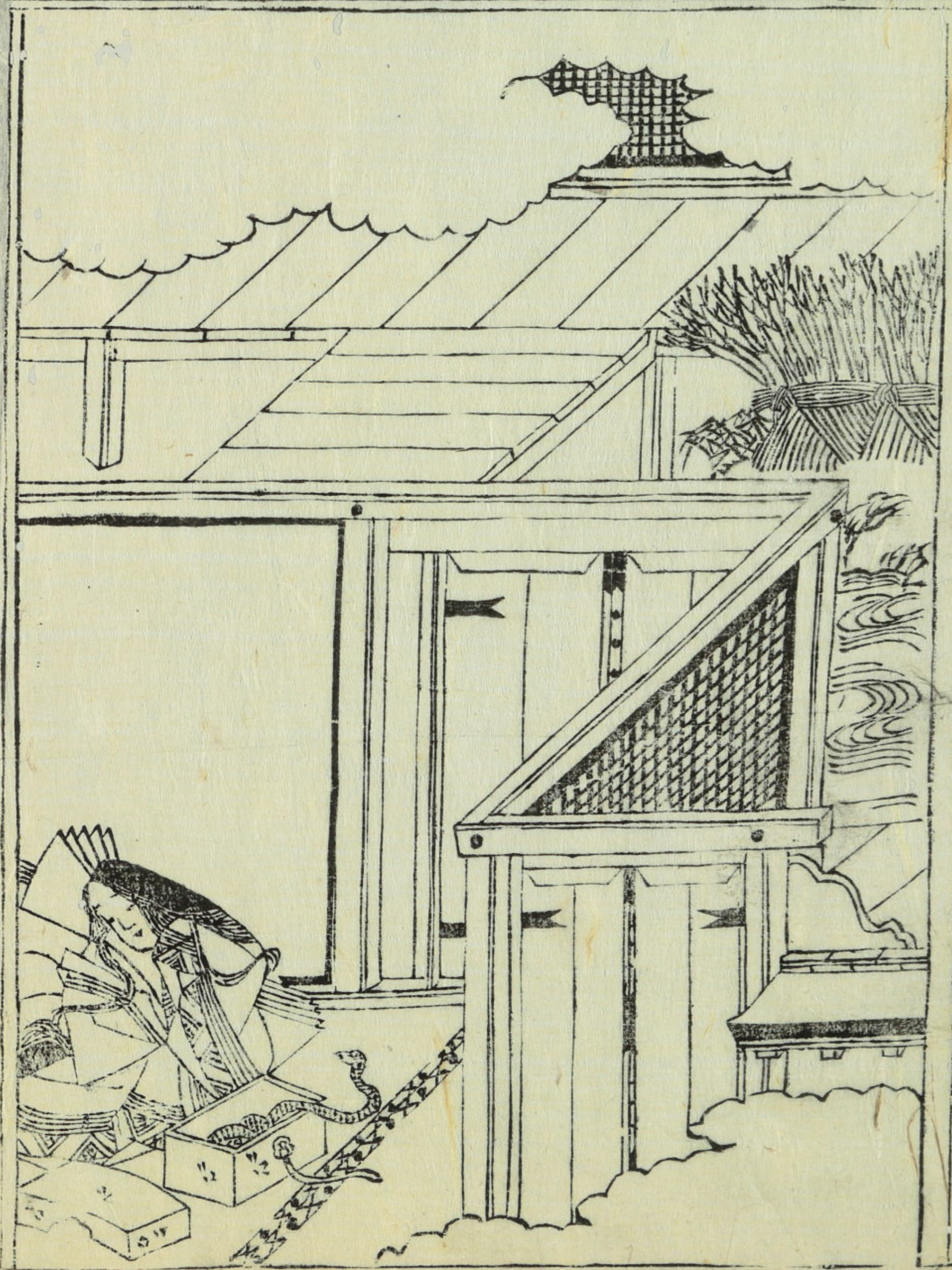
累須也固辭介氏務介茂難越也凡歌意者神人不相  
 也也冬十月詔群臣曰今反者悉伏誅畿內無事唯海  
 外荒俗騷動未止其四道將軍等今忽發之將軍等  
 共發路

頌曰

惟斯皇女 聰明叡智 人衣戰袍 蛇入櫛笥  
 箸墓三尺 功就一簣 神人相和 廟貌有血



倭迹迹姬



本朝列女傳卷十

五

倭姬命

附五百野皇女

倭姬命者垂仁帝第二女或曰第四女母具波比古多多須美知宇斯王之女永羽州比賣命也生而貌容甚麗而聰明叡智操持貞潔通神明故為皇孫御杖代奉頂大神崇神帝時所改鑄之神器留之內裏取天授神器求鎮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篠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大神誨倭姬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憐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于伊勢國因興齊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今內宮是也則天

本朝列女傳卷十

六



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其後四百八十年敏達帝時初伊勢皇大神教大倭姬命令迎豐受大神於丹波國與佐真井原大倭姬命奏之。秋九月遣勅使奉迎之。鎮坐于度會郡山田原新宮。今外宮是也。兩大神託倭姬命宣言人者天下神物也。勿破心神。神垂以祈禱為先。冥加以正直為本。又託曰。日月雖照六合而照正直之頂。我國者神國也。違神道則一日不所宗廟之心也。又倭姬命託宜大神主物忌等天照大神與日月合明。昭臨寓內。豐受大神與天地齊德。守幸國家。故天皇御宇一柱靈尊訪神風之地。尋重浪之國。

天降鎮坐。凡伊勢皇大神宮則伊弉諾伊弉冊尊崇子宗廟社稷神。惟群神祖百王祖也。尊無與二。自餘諸神者乃子。乃臣孰能敢抗之。又告神明。託宜曰。夫逆天則無道。逆地則無德。而外走本居。沒落根國。故齊情天地。乘想風雲。為從道之本。為守神之要。將除萬言之雜說。而舉一心之定準。即配天命而嘗神氣。又教宇太。大采祢奈曰。無黑心。以丹心。清潔齊慎。左物不移。右右物不移。左左右右。左返右迴。事事無違。奉仕大神。元元本本。故也。景行帝二十年倭姬命年既老耆不能仕。吾足宜齊內親王奉仕。定物部八



十氏人人十二司寮官等奉移五百野皇女久須姬

命即春二月遣五百野皇女為皇大神御杖代奉造

多氣宮今待齊慎自是以降以皇女一人奉神者此

齊宮始也爰倭姬命坐宇治機殿儀宮奉日神祀無

倦焉土御門院承元二年至四十一代齊宮後鳥羽院皇女婁子內親王斷絕矣同四十

年冬十月日本武尊征東夷發路之枉道拜伊勢神

宮仍辭于倭姬命曰今被帝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

者故辭之於是倭姬命取草薙劍授日本武尊曰慎

之莫怠也倭姬命在任百三十餘年奉日神祀雄略

帝二十三年春二月自退尾上山峯山在勢州度會郡或曰隱山或

日隱國皆異名同所也當麻真人麻呂妻歌曰吾勢  
枯皮何所行武已津物隱乃山乎今日香越等六

石隱坐時壽五百有餘歲一說七清寧帝御宇遷于

### 神服社

神社考曰案外宮鎮座之時代有雄略敏達之兩

義又曰案倭姬同名異人惟多考日本紀倭迹

日百襲姬命倭迹迹稚屋姬命共孝靈女也倭迹

命垂仁女也共日本紀所載如此又鎮坐本紀開

化天皇箱中化女號曰倭姬命又名倭姬皇女又

案日本紀崇神天皇紀曰天皇姑倭迹命日百襲

姬命聰明睿知能識未然愚謂倭迹命者崇神  
之姑而倭迹命日百襲姬者亦崇神之從祖姑也  
而云大物主神之妻則似非一人蓋省文也又曰  
託天照大神于倭姬命者蓋垂仁之女也與開化  
稱中神女有異說矣又案倭姬命鎮坐于伊勢者  
垂仁二十五年也而景行二十年遣景行女  
五百野皇女令祭天照大神然及景行四十年十



倭姬



月日日本武尊東征時薛伊勢神宮倭姬命授草薙  
 劍由是見之則五百野皇女者副倭姬而又祭大  
 神乎

評曰睿智通神壽五百餘歲故曰大德必得其壽  
 其倭姬之謂乎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信哉彼與大真乘白龍劉女騎白鶴之仙女豈  
 衡哉所謂尾上山峯石隱坐吁年壽有時而壽  
 有時不盡與天地而同末者何也曰齋所  
 謂大德也其倭姬在天之靈夫奈於余言

頌曰

大哉倭姬 聰明睿知 禋于始祖 徧于神祇  
 天下萬世 永享鴻禧 卒石隱去 豈秦女比

本朝列女傳卷十

本朝列女傳卷十



神夏磯媛

附速津媛

神夏磯媛者周芳神女也景行帝十二年秋八月幸筑紫九月到周芳娑磨時帝南望之詔羣卿曰於南方烟氣多起必賊將在則留之先遣多臣祖武諸木國前臣祖菟名手物部君祖夏花令察其狀爰有女人曰神夏磯媛其徒衆甚多一國之魁師也聽帝之使者至則拔磯津山賢木以上枝挂八握劍中枝挂八咫鏡下枝挂八尺瓊亦素幡樹干船舳參向而啓之曰願無下兵我之屬類必不有違者今將歸德矣唯有殘賊者一曰鼻垂妄假名號山谷麤聚屯結於

菟狹川上二曰耳垂殘賊貪婪屢略人民是居於御木川上三曰麻利潛聚徒黨居於高砂川上四曰土折指折隱住於綠野川上獨恃山川之險以多掠人民是四人也其所據並要害之地故各領眷屬爲一處之長也皆曰不從皇命願急擊之勿失於是武諸木等先誘麻利之徒仍賜赤衣禪及種種奇物兼令搗不服之三人乃率已衆而參來悉捕誅之帝遂幸筑紫到豐前國長峽縣興行宮而居故號其處曰府也冬十月到碩田國其地形廣大亦麗也因名碩田到速見邑有女人曰速津媛爲一處之長其聞帝車駕而自奉迎之謔言茲



山有大石窟曰鼠石窟有一土蜘蛛住其石窟一曰青二曰白又於直入縣祢疑野有三土蜘蛛一曰打後二曰八田三曰國摩侶是五人並其為人強力亦衆類多之皆曰不從皇命若強喚者與兵距焉帝惡之不得進行即留于來田見邑權輿官室居之仍與群臣議之曰今多動兵衆以討土蜘蛛若其畏我兵勢將隱山野必爲後愁則採海石榴樹作椎爲兵因簡猛卒授兵椎以穿山排草襲石室土蜘蛛而破于稻葉川上悉殺其黨血流至踝故時人其作海石榴亦血流之處復將討打後徑度祢疑山時賊虜之矢

日血田也

橫自山射之流於官軍前如雨帝更返城原而卜於水上便勒兵先擊八田於祢疑野而破爰打後謂不可勝而請服然不聽矣皆自投洞谷而死之

頌曰

景行征西 屢動軍旅 仇敵惟多 戰士難禦  
安邊帝力 立勳神女 民樂耕耘 於是寧處



神夏儀媛



息長足姬

氣長足姬者開化帝之曾孫氣長宿根王之女母曰  
葛城高禰媛仲哀帝之皇后應神帝之聖母神功皇  
后是也。而聰明叡智貌容壯麗。父王異焉。仲哀帝  
二年立為皇后。春三月帝巡狩南國。於是留皇后及  
百寮而從。駕二三百人。數百而輕行之。至  
紀伊國而居于德勒津。官是時熊襲叛之。不朝貢。帝  
於是將討熊襲國。則自德勒津發之。浮海而幸穴門。  
即日使遣角鹿。勅皇后曰。便從其津發之。逢於穴門。  
夏六月帝泊于豐浦津。且皇后從角鹿發而行之。到



停田門食於船上時海鯽魚多聚船傍皇后以酒灑  
鯽魚鯽魚即醉而浮之時海人多獲其魚而歡曰聖  
王所賞之魚焉故其處之魚至于六月常傾浮如醉  
其是之緣也秋七月皇后泊豐浦津是日皇后得如  
意珠於海中九月興宮室于穴門而居之是謂穴門  
豐浦宮  
八年春正月己卯朔壬午幸筑紫時岡縣主祖熊鰐  
聞帝車駕豫拔取百枝賢木以立九尋船之舳而上  
枝掛白銅鏡十枝掛十握劍下枝掛八尺瓊參迎于  
周芳沙歷之浦而獻魚鹽地魚悲其因以奏言自穴門  
至向津野大濟為東門以名籠屋大濟為西門限沒

利嶋阿閉嶋為御苜割柴嶋為御舩以逆見海為鹽  
地既而導海路自山鹿岬迴之入崗浦到水門御舩  
不得進則問熊鰐曰朕聞汝熊鰐者有明心以參來  
何舩不進熊鰐奏之曰御舩所以不得進者非臣罪  
是浦口有男女二神男神曰大倉主女神曰菟夫羅  
媛必是神之心歟帝則禱祈之以挾抄者倭國菟田  
人伊賀彥為祝令祭則舩得進皇后別舩自洞海入  
之潮涸不得進時熊鰐更還之自洞奉迎皇后則見  
御舩不進惶懼之忽作魚沼鳥池悉聚魚鳥皇后看  
是魚鳥之遊而忿心稍解及潮滿即泊于崗津又筑



紫伊覩縣主祖五十迹手聞帝之行拔取五百枝賢  
 木立于船之舳艫上枝掛八尺瓊中枝掛白銅鏡下  
 枝掛十握劍參迎于穴門引嶋而獻之因以奏言臣  
 敢所以獻是物者帝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且  
 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乃提是十握劍平  
 天下矣帝即美五十迹手曰伊蘇志故時人號五十  
 迹手之本土曰伊蘇國今謂伊覩者訛也已亥到讎縣因以居檀曰官秋九月乙  
 亥朔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而誨  
 曰帝何憂熊襲之不服是罄之空國也豈足舉兵伐  
 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脉有向津國眼炎

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焉若能祭  
 吾者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為服其祭  
 之以帝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  
 是等物為幣也帝聞神言有疑之情便登高岳遙望  
 之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帝對神曰朕周望之有  
 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我皇祖諸  
 天皇等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時神亦託皇后曰如  
 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以誹謗我言  
 其汝王之如此言而遂不信者汝不得其國唯今皇  
 后始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帝猶不信以強擊熊襲



不得勝而還之。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帝忽有痛

身而明日崩於筑紫橿日宮。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

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於是皇后及大臣武內宿祢匿帝之喪

不令知天下。則皇后詔大臣及中臣烏賊津連大

輪大友主君物部膽咋連大伴武以連曰。今天下未

知帝之崩。若百姓知之。有懈怠乎。則命四大夫領百

寮。令守宮中。竊收帝之屍。付武內宿祢。以從海路。遷

穴門而殯于豐浦宮。為無火殯。斂甲子。大臣武內宿

根自穴門還之。復奏於皇后。是年由新羅役。以不得

葬帝也。時皇后傷帝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為知所崇

之神。欲求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

更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

齋宮。親為神主。則命武內宿根。令撫琴。喚中臣烏賊

津使主為審神者。因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

先日教帝者誰神也。願欲知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

答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逢縣之折鈴五十鈴宮

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竟。天疎向津媛。命焉亦問

之除。是神有神乎。答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田吾田

節之淡郡所居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於天事代。於

虛事代。玉籤入彥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答



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  
言乎則對曰於日向國橘小門之水底所底而水葉  
稚之出居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  
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  
神語隨教而祭然後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  
未經決辰而自服焉且荷持田村有羽白熊鷲者其  
為人強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每  
略盜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檀曰官遷于松  
峽宮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號其處曰御笠也辛卯至層  
增岐野即舉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謂左右曰取得

熊鷲我心則安故號其處曰安也丙申轉至小門縣則誅土  
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兄夏羽與軍而迎來然  
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壬寅朔申辰北到火前  
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嶋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  
針為鈎取粒為餌抽取裳系為縉登河中石上而投  
鈎所之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鈎因  
以舉竿乃獲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故時人號其處曰梅  
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每當四月上旬以鈎投  
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絕唯男夫雖釣以不能獲魚既  
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祝神祇躬欲西征爰定



神田而佃之時引難河水欲潤神田掘溝及于迹驚  
岡大磐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內宿祢捧劔鏡令  
禱祈神祇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裂其磐令  
通水故時人號其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檀日浦解髮臨海曰  
吾被神祇之教賴皇祖之靈浮涉滄海躬欲西征是  
以今頭濮海水若有驗者髮自分爲兩卽入海洗之  
髮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髮而爲髻因以謂群臣曰夫  
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  
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有於群臣是甚傷焉  
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

祇之靈下籍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峻浪整艦船以  
求財上若事就者羣臣共有功事不就者獨有罪既  
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安  
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庚午  
朔己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  
必神心焉則立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衆自聚於  
是使吾覓海人烏摩呂出於西海今察有國耶還曰  
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名草而令觀數日還之曰  
西北有山帶雲橫緝蓋有國乎爰卜吉日而臨發有  
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







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  
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昇為星辰而殊  
闕春秋之朝忍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  
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  
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  
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為銅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  
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  
為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一日皇后  
以石書石碑曰高麗王者我日本之大也其後高麗  
人欲消碑文而不磨滅所謂騎射有大追者是其緣  
也爰新羅王波沙寐錦即以微叱巴知波珍于岐焉

質仍賞金銀彩色及綾羅縑緞載于八十艘船令從  
官軍是以新羅王常以八十船之調貢于日本國其  
是之緣也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  
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  
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未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  
定內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  
月戊戌朔辛亥生譽田天皇於筑紫之蚊田故時人號其產  
處日字幼而聰達玄監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焉  
於是從軍神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皇后曰  
我荒魂令祭於穴門山田邑也時穴門自之祖踐立



津守連之祖田裳見宿根啓于皇后曰神欲居之地  
必宜奉定則以踐立爲祭荒魂之主仍祠立穴門山  
田邑爰伐新羅之明年春二月皇后領群卿及百寮  
移于穴門豐浦官卽收帝之喪從海路以向京時麿  
坂王忍熊王譽田帝庶兄母彥人大兄之女大中姬聞帝崩亦皇后西  
征并皇子新生而密謀之曰今皇后有子羣臣皆從  
焉必共議之立幼主吾等何以克從弟乎乃詳爲帝  
作陵請播磨興山陵於赤石仍編船組于淡路嶋連  
其嶋石而造之則每人令取兵而待皇后於是犬上  
若祖倉見別與吉師所五十狹茅宿根共謀于麿坂

王因以爲將軍令與東國兵時麿坂王忍熊王共出  
菟餓野而祈狩之曰若有成事必獲良獸也二王各  
居假廢赤猪忽出之登假廢咋麿坂王而殺焉軍士  
悉慄也忍熊王謂倉見別曰是事大怪也於此不可  
待敵則引軍更返屯於住吉時皇后聞忍熊王起師  
以待之命武內宿祢懷皇子橫出南海泊于紀伊水  
門皇后之船直指難波于時皇后之船廻於海中以  
不能進更還務古水門而卜之於是天照大神誨之  
曰荒魂不可近皇后當居御心廣田國卽以山背根  
子女葉山媛令祭亦稚日女尊誨之曰吾欲居活田



長峽國因以海上五十狹茅令祭亦事代主尊誨之  
曰祠吾千御心長田國則以葉山媛之弟長媛令祭  
亦表箇男中箇男底箇男三神誨之曰吾和魂宜居  
大津淳中倉之長峽便因看往來船於是隨神教以  
鎮坐焉則平得度海忍熊王復引軍退到菟道而軍  
之皇后南誼紀伊國會太子於日高以議及群臣遂  
欲攻忍熊王更遷小竹宮適是時也晝暗如夜已經  
多日時人曰常夜行之也皇后問紀直祖豐耳曰是  
怪何由矣時有一老父曰傳聞如是惟謂阿豆那比  
之罪也問何謂也對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歟因以令

推問巷里有二人曰小竹祝與天野祝共為善友小  
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血泣曰吾也生為交友何  
死之無同穴乎則伏屍側而自死仍合葬焉蓋是之  
乎乃開墓視之實也故更改棺槨各異處以埋之則  
日暉炳燦日夜有別三月丙申朔庚子命武內宿禰  
和珥臣祖武振熊卒數萬眾令擊忍熊王爰武內宿  
根等選精兵從山背出之至菟道以屯河北忍熊王  
出營欲戰時有熊之凝者熊之凝者葛野城首之祖也  
一云多與吾師之遠祖也為忍熊王軍之先鋒則欲勸已眾因以  
高唱之歌曰烏智箇多能水表也謂攝江阿羅人荒



摩菟磨邏

也松原

摩菟磨邏珥

也松原

和多利喻祇氏

度

菟區踰游珥

也松原

末利擲鳩

利矢者用曾

比等破

也馬人

于摩辟苦

也馬人

奴知野

等也奴與

姑幡茂

從父兄弟也言武內宿根與熊

伊徒姑奴池

伊裝阿波那

謂合也言

和多摩岐波

也

干池能

宇治

阿層餓波邏濃知波

也

伊裝阿波那

也

伊裝阿波那

和例波

我也凡歌意者我取陣之地者勝形也

伊裝阿波那

特武內宿根令三軍悉令推結因以號令曰各儲

芬藏于髮中佩木刀既而舉皇后之命誘忍熊王曰

吾勿貪天下唯懷幼主從君王者也豈有距戰耶願

共絕絃捨兵與連和焉然則君王登天業以安席高

枕專制萬機則顯令軍中悉斷絃解刀投於河水忍

熊王信其誘言悉令軍衆解兵投河水而斷絃爰武

內宿根令三軍出儲弦更張以佩真刀度河進之忍

熊王知被欺謂倉見別五十狹茅宿祢曰吾既被欺

今無儲兵豈可得戰乎曳兵稍退武內宿根出精兵

而追之適遇于逢坂以破故號其處軍衆走之及于

狹々浪栗林而多斬於是血流溢栗林故惡是事至



之菓不進御所也忍熊王逃無所入則喚五十狹茅宿根而

歌之曰伊拜阿藝欲讀五十狹茅之發語也伊佐智須區根五十狹茅

宿根也多摩枳波屢張也于知能宇治阿曾餓河名句

夫菟智能劍名伊多豆痛手也言被菟之義也於破孺破言不

被菟之以前也珥倍廼利能水鳥也倍與介豆岐齊奈沉也

水鳥之可入水也凡歌意者以劍不被則共沈瀨田

疵之以前只欲溺死干河水之由也

濟而死之于時武内宿祢歌之曰阿布游能游近江

齊多能和多利珥勢多伽豆區苦利沉鳥梅珥志游

曳泥磨見也異枳廼倍呂之茂謂不知行所也凡歌

雖入水不知於是探其屍而不得也然後數日之出

於免道河武内宿祢亦歌曰阿布游能游近江齊多

能和多利珥勢多介豆區苦利沈鳥多那伽彌須疑

豆田名上過也田名上于泥珥等遷倍菟於宇治因

者於宇治河取得忍熊王屍之由也冬十月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是

年也大歲辛巳即為攝政元年二年冬十一月葬仲

哀帝於河内國長野陵三年春正月立譽田別皇子

為皇太子因以都於磐余是謂若五年春二月癸卯

朔己酉新羅王遣汗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

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詭許

智伐旱而給之曰使者汗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



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設妻子為祭冀還  
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  
津彥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  
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舩及水手載微叱早岐令逃於  
新羅乃造芻靈置微叱智之床詳為病者告襲津彥  
曰微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彥使人令看病即知欺  
而捉新羅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請新羅  
次于躡鞞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倭人等今桑原佐  
摩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十三年春二  
月丁巳朔甲子命武內宿祢從太子令拜角鹿箭飯

太神癸酉太子至自角鹿是日皇太后宴太子於大

殿皇太后舉觴以壽于太子因以歌曰虛能弥企破

此酒也和餓弥企那邏儒非我酒也區之能伽弥育神也奇異之義也

等虛豫珥伊麻輸坐常世也伊波多多須石上之也言如石之也周玖

那弥伽未能少彥神是造酒神也今有其遺迹云神代上卷曰其後少彥名命行至熊野之

御碕適於常世鄉矣亦曰至淡嶋而緣粟莖者則彈御碕適於常世鄉矣垂仁天皇紀曰常世國則神仙秘區

俗非所臻也等豫保枳保枳豐禮也茂苦陪之求也訶武保枳神也

保枳玖流保之祝來也摩菟利虛辞祀來也弥企層酒也

河佐孺合也阿布佐須也塙齊欲也佐佐謂樂也萬葉集神樂佐佐樂浪佐佐奈美

訖之凡御歌意者擬蓬萊之神武內宿祢為太子答



歌之曰許能弥企塢此酒也伽弥難武比等破釀人也

曾能菟豆弥其鼓也于輸珥多互互立日也古時日

助杵于多比菟菟歌也伽弥鷄梅伽墓釀也許能弥企能

此酒也阿椰珥謂褒物也于多轉也娜濃芝积作沙樂也古

怒斯佐佐又日此者酒樂之歌也凡歌意者褒樂彼酒也四十六年春三月乙亥

朔遣斯磨宿祢于阜淳國斯麻宿祢者不知何姓人也於是阜淳

王末錦早岐告斯磨宿祢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濟人

父氏弥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

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

于斯土若能教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

時謂父氏等曰本聞東有貴國然未曾有通不知其

道唯海遠浪嶮則乘大船僅可得通若雖有路津何

以得達耶於是父氏等曰然即當今不得通也不若

更還之備船舶而後通矣仍曰若有貴國使人來必

應告吾國如此乃還爰斯磨宿祢即以僦人爾波移

與阜淳人過古二人遣于百濟國慰勞其王時百濟

背古王深之歡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綵絹各一疋

及角弓箭并鐵鋌四十枚幣爾波移便復開寶藏以

示諸珍異曰吾國多有是珍寶欲貢貴國不知道路

有志無從然猶今付使者尋貢獻耳於是爾波移奉



事而還告志磨宿祢便自阜淳還之也四十七年夏四月百濟王使久氏弥州流莫古令朝貢時新羅國調使與久氏共請於是皇太后太子譽田別尊大歡喜之曰先王所望國人今來朝之痛哉不逮于先王矣群臣皆莫不流涕仍檢校二國之貢物於是新羅貢物者珍異甚多百濟貢物者少賤不良使問久氏等曰百濟貢物不及新羅奈之何對曰臣等失道至沙比新羅則新羅人捕臣等禁囹圄經二月而欲殺久氏等向天而咒詛之新羅人怖其咒詛而不殺則奪我貢物因以為己國之貢物以新羅賤物相易為

臣國之貢物謂臣等曰若誤此辭者及于還且當殺汝等故久氏等恐怖而從耳是以僅得達于天朝時皇太后譽田別尊責新羅使者因以祈天神曰當遣誰人於百濟將檢事之虛實當遣誰人於新羅將推問其罪使天神誨之曰令武內宿祢行議因以千熊長彥為使者當如所願千熊長彥者分明不知其姓人云武藏國人今是額田部槻木首等之始祖也百濟記云職麻那那加比略者蓋是歟也於是遣千熊長彥千新羅責以濫百濟之獻物四十九年春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為將軍則與久氏等共勒兵而度之至阜淳因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之不可破新羅更



復奉<sub>タテマツ</sub>上沙白<sub>カサハク</sub>蓋盧<sub>カシ</sub>請增軍士<sub>ツクシ</sub>卽命木羅斤<sub>ムラクシ</sub>資沙<sub>シ</sub>沙奴

跪<sub>クニ</sub>是二人不知其姓名也但<sub>レ</sub>領精兵與沙白蓋盧共

遣之俱集于阜淳<sub>フチン</sub>繫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sub>レ</sub>燔

南加羅<sub>ナカラ</sub>味國安羅多羅阜淳加羅七國仍移兵西廻

至古奚津<sub>コヒム</sub>屠南蠻<sub>ナムマン</sub>悅彌多禮以賜百濟於是其王肖

古及王子貴須亦領軍來會時比利辟中布弥友半

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濟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羅

斤資等共會意流村<sub>リウシユ</sub>相見欣感厚禮送遣之

唯千熊長彥與百濟王子百濟國登辟友山盟之復

登古沙山共居磐石上時百濟王盟之曰若數草爲

坐恐見火燒且取木爲坐恐爲水流故居磐石而盟

者示長遠之不朽者也是以自今以後千秋萬歲無

絕無窮常稱西蕃春秋朝貢則將千熊長彥至都下

厚加禮遇亦副父氏等而送之五十年春二月荒田

別等還之夏五月千熊長彥父氏等至自百濟於是

皇太后歡之問父氏曰海西諸韓旣賜汝國今何事

以頻復來也父氏等奏曰天朝鴻澤遠及幣邑吾王

歡喜踴躍不任于心故因還使以致至誠雖逮萬世

何年非朝皇太后勅云善哉汝言是朕懷也增賜多

沙城爲往還路驛五十一年春三月百濟王亦遣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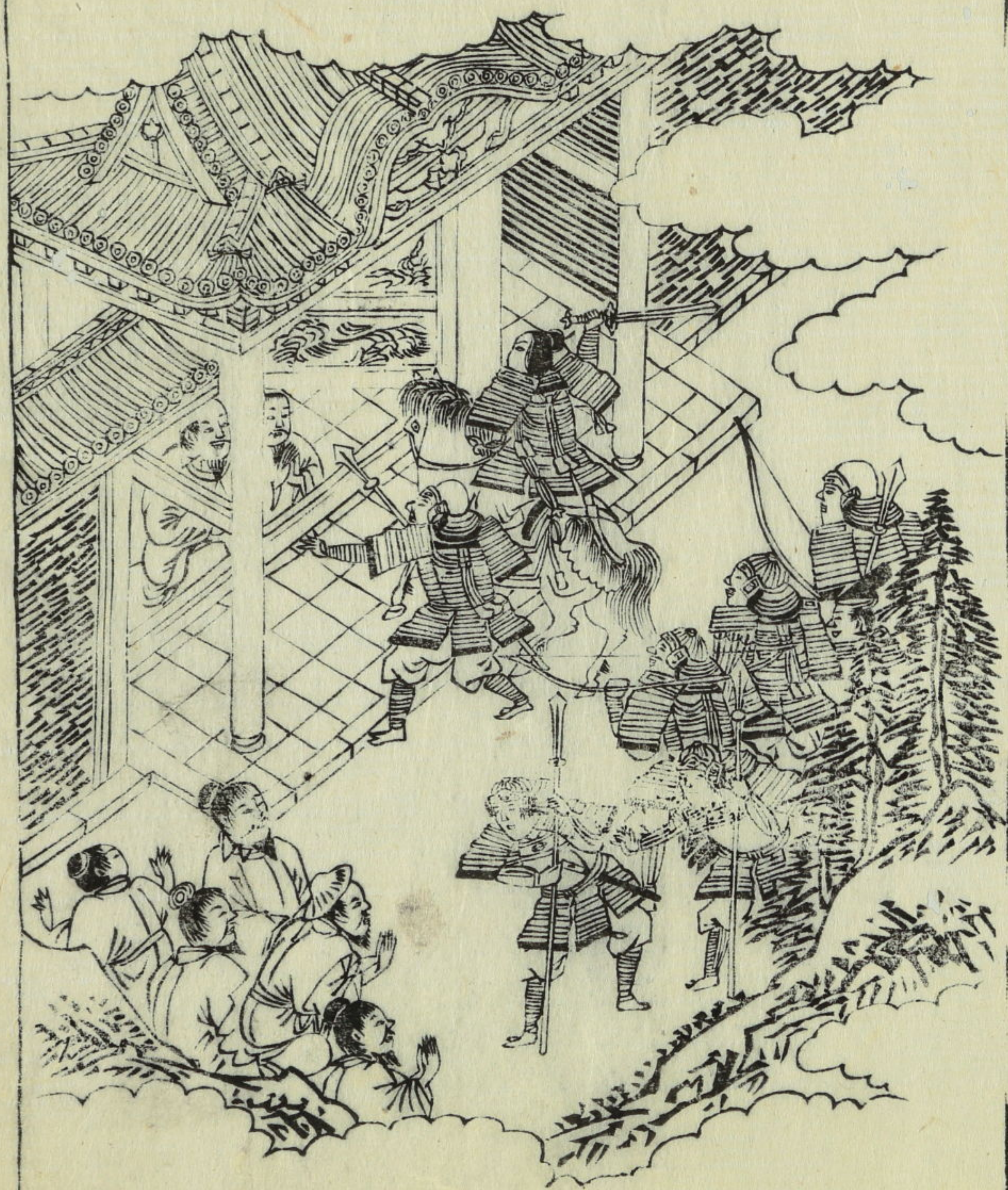
氏朝貢於是皇太后語太子及武內宿祢曰朕所交親百濟國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玩好珍物先所未有不闕歲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款每用喜焉如朕存時敦加恩惠卽年以千熊長彥副父氏等遣百濟國因以垂大恩曰朕從神所驗始開道路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復厚結好永寵賞之是時百濟王父子並頽致地啓曰貴國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哉聖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末爲西蕃終無貳心五十二年秋九月父氏等從千熊長彥請之則獻七枝刀一口七子鏡一面及種人重寶仍

啓曰臣國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鐵山其遶七日行之不及當飲是水便取是山鐵以末奉聖朝乃謂孫枕流王曰今我所通海東貴國是天所啓是以垂天恩割海西而賜我由是國基永固汝當善脩和好聚斂土物奉貢不絕雖死何恨自是後每年相續朝貢焉六十二年新羅不朝卽年遣襲津彥擊新羅六十九年夏四月辛酉朔丁丑皇太后崩於稚櫻宮時年一百歲冬十月戊午朔壬申葬於城盾列陵是日尊皇太后曰氣長足姬尊香椎明神是也天平寶字六年遣藤原巨勢麻呂奉

幣于香椎廟爲征新羅調習軍旅也



息長足媛



評曰。我

本朝自古至今。通道於外國。昭德於無窮。四夷咸賓。而獻於物。蓋神功皇后之大勳勞也。吁。大哉。皇后之神武。自開闢以來。一人而已。應神帝。召博士。於百濟傳經史。太子以下。各習學之。是本朝經學之始也。實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在於帝之心。豐之前州。宇佐。八幡官是也。於是。知香椎。宇佐。二廟。是武備文事之靈神也。噫。

頌曰

息長足媛 其德悠久 令行兵強 逆取順守  
外國咸賓 光宅九有 自有生民 一人皇后



衣通姬

衣通姬者允恭帝之妃稚淳毛二岐皇子女忍坂大  
中姬之妹也允恭帝七年冬十二月壬戌朔讌于新  
室帝親之撫琴皇后起舞舞既終而不言禮事當時  
風俗於宴會舞者舞終則自對座長曰奉娘子也時  
帝謂皇后曰何失常禮也皇后惶之復起舞舞竟言  
奉娘子帝即問皇后曰所奉娘子者誰也欲知姓字  
皇后不獲已而奏言妾弟名弟姬焉弟姬容姿絕妙  
無比其艷色徹衣而見之是以時人號曰衣通即姬  
也帝之志存于衣通即姬故強皇后而進皇后知之

不輒言禮事爰帝歡喜則明日遣使者喚弟姬時弟  
姬隨母以在於近江坂田弟姬畏皇后之情而不參  
向又重七喚猶固辭以不至於是帝不悅而復勅一  
舍人中臣烏賊津使主曰皇后所進之娘子弟姬喚  
而不來汝自往之召將弟姬以來必敦賞矣爰烏賊  
津使主承命退之糝褌中到坂田伏于弟姬庭中  
言帝命以召之弟姬對曰豈非懼帝之命唯不欲傷  
皇后之志耳妾雖身亡不參赴時烏賊津使主對言  
臣既被帝命必召率來矣若不將來必罪之故返被  
極刑寧伏庭而死耳仍經七日伏於庭中與飲食而



不食密食懷中之糝於是弟媛以為妾因皇后之嫉  
既拒帝命且亡君之忠臣是亦妾罪則從烏賊津使  
主而來之到倭春日食干櫟井上弟姬親賜酒于使  
主慰其意使主即日至京留弟姬於倭直吾子籠之  
家復命帝帝大歡之美烏賊津使主而敦寵焉然皇  
后之色不平是以勿近官中則別構殿屋於藤原而  
居也適產大泊瀨帝雄略之夕帝始幸藤原宮皇后  
聞之恨曰妾初自結髮陪於後宮既經多年甚哉帝  
也今妾產之死生相半何故當今夕必幸藤原乃自  
出之燒產殿而將死帝聞之大驚曰朕過也因慰喻

皇后之意焉八年春二月幸于藤原密察衣通姬之  
消息是夕衣通即姬戀帝而獨居其不知帝之臨而  
歌曰和餓勢故餓我夫勾倍枳豫臂奈利可來佐瑳  
餓涅能佐佐蟹也謂蜘蛛也一日山名也一日蜘蛛區  
茂能於虛奈比蜘蛛之行也言蜘蛛之下下權也虛  
豫比辞流辞毛凡歌意者奉待帝之處蜘蛛下權帝  
聆是歌則有感情而歌之曰佐瑳羅餓多佐佐良形  
也途之枳能臂毛於鋪紐等枳舍氣帝解下阿麻多  
絆潺受途多不多儂比等用能未只一夜也凡御歌  
之由也明且帝見井傍櫻華而歌之曰浮那具波辭



花香也。具與。佐區羅能也。梅涅。謂日出也。許等梅涅。

加五音通。磨。他目也。波椰區波梅涅孺。出也。和我梅豆留古羅。

我日出子等謂衣通姬也。凡御歌意者他人者不日出擬衣通姬於櫻花日出給之由也。仍皇后弥恨也。

皇后聞之且大恨也。於是衣通即姬奏言妾常近王

官而晝夜相續欲視陛下之威儀然皇后則妾之姊

也因妾以恒恨陛下亦為妾苦是以冀離王居而欲

遠居若皇后嫉意少息歟帝則更興造官室於河內

茅渟而衣通即姬令居因此以屢遊獵于日根野九

年春二月幸茅渟官秋八月又幸冬十月又幸十年

春正月又幸於是皇后奏言妾如毫毛非嫉弟姬然

恐陛下屢幸於茅渟是百姓之苦仰願且除車駕之

數也是後希有之幸焉十一年春三月又幸於茅渟

官衣通即姬歌之曰等虛辭倍途鎮也常也畧奈也

之倍余數冬枳旆母阿閑椰毛君遇異舍讎等利謂

取也古語異舍者鯨也讎者魚也等利者取也言漁

取鯨魚鯨大魚也漁彼魚之條大事也邂逅也仍喻

希有事也萬葉集第二曰鯨魚取濱邊乎清三宇弥能波摩

毛能海濱余留等枳等枳弘寄時也凡歌意者常

人有臨幸戀時帝謂衣通即姬曰是歌不可聆他人

皇后聞必大恨故時人號濱藻謂奈能利曾毛也先

是衣通即姬居干藤原官時帝詔大伴室屋連曰朕



頃得美麗孃子。是皇后母弟也。朕心異愛之。冀其名  
欲傳于後。葉奈何室屋連依。勅而奏可。則科諸國造  
等為衣通郎姬。定藤原部四十二年春正月。帝崩於  
是新羅王。聞帝既崩。驚愁之。貢上調船八十艘。及種  
種樂人八十。是泊對馬。大哭。到筑紫亦大哭。泊于難  
波津。則皆素服之。自難波至于京。或哭泣。或歌。儻遂  
參會於殯宮也。而後衣通郎姬薨焉。紀州玉津嶋之  
神是也。

託曰。妃孃之為道也。貞順而已。七去以姪為首。誠  
有以哉。皇后之生姦意。出於帝甚。嬖幸即姬而孃  
庶欲易位。皇后以潘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待罪  
於未卷。而可也。然其罪實在于帝躬矣。以有虞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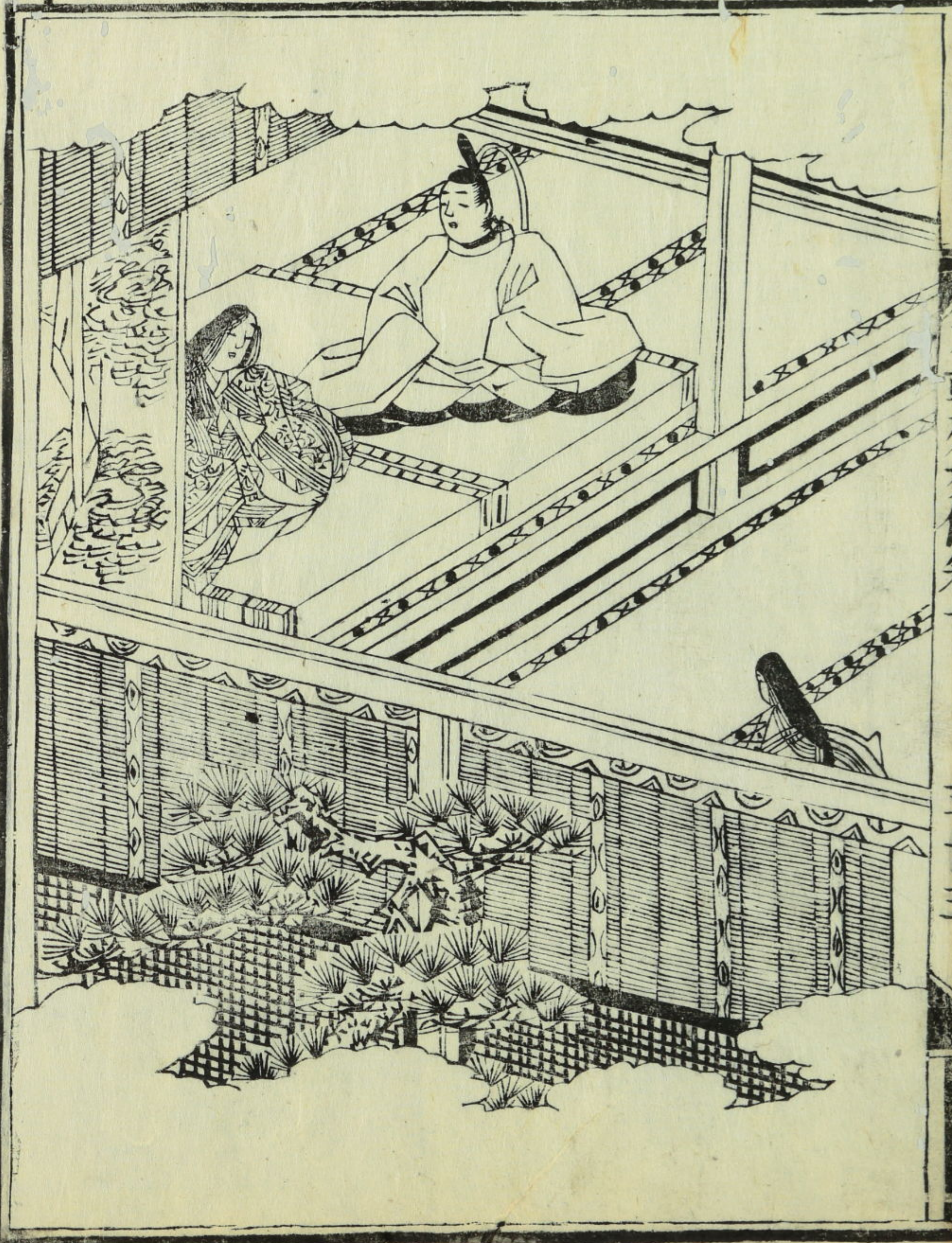
如萬世可則  
吁舜何人也

頌曰

衣通郎姬   上世歌仙   古今國色   帝賜華鈿  
寵幸一時   廟食千年   弱浦風起   餘波未傳



衣通姫



栲幡皇女

栲幡娘皇女者更名稚足姫雄略帝之女母元妃圓  
 大臣女韓媛也是皇女侍伊勢大神祠雄略帝三年  
 夏四月阿閉臣國見更名磯讚栲幡皇女與湯人湯人  
此云廬城部連武彦曰武彦汗皇女而使任身武彦  
史衛之父枳首喻聞此流言恐禍及身誘卒武彦於廬城  
 河偽使鷓鴣没水捕魚因其不意而打殺之帝聞遣  
 使者案問皇女皇女對言妾不識也俄而皇女賫持  
 神鏡詣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行埋鏡經死帝疑皇  
 女不在恒使闇夜東西求覓乃於河上虹見如蛇四



女皇幡栲



五丈者堀虹起處而獲神鏡移行未遠得皇女屍割  
 而觀之腹中有物如水水中有石枳苜喻由斯得雪  
 子罪還悔殺之報殺國見逃匿石上神宮

頌曰

雄略皇女 善始白終 忽罹讒口 偶謫塵中  
 貞心化石 忿氣變虹 神鏡不映 芳名豈空

水月川女傳卷十

三一五



後序

弟弘忠著

本朝古今列女傳十卷其所爲之梗槩既見自序然引而未發人未知之我能知焉弘忠五歲遭父喪居喪之日恭敬未至今猶有憾矣母氏推燥居濕之劬勞慈令義方之教誠不可言焉弘忠從壯歲及強年母子參商東武勢南久離定省頃年又遊于雲陽溫清時虧公務日短偶閱劉向列女傳若夫賢明仁智貞節辨廢之類則勸懲之意皆唯唯而過其中至讀母儀傳則未嘗不流涕而興感也



所以彼作書之意始於此。惟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意也。是唯匪爲勵於世婦人女子。又唯匪爲施于我妻孥兒女。蓋以有思母無歎。盡孝不足之故也。余嘗每寄書。誥彼曰。子之癖在孝。其心則好了。孰加焉。然何思之甚哉。恐有怠公事而出私意乎。夫克勤克仕。則真之孝心。便是母氏之所安心也。彼又每報書。謂余曰。不怨哉。子之言。子昕夕在膝下。恣溫問。飽奉養。我不幸在異邦。反哺無報。定省無勤。胡爲可不思哉。何甚之有其孝心。可慮焉。編此書。亦至孝之所致。曩所謂怠公事。亦在茲乎。

然僚屬知彼有老母。故不爲敢以怠。友人過余曰。此書之終始。旣得聞命矣。子何不做大史公自序。而書母氏傳哉。余對之曰。母氏之世系名字。已昭昭于家譜。豈贅于斯。而傳作乎。唯記一場話。說一二。以塞其譴。曰。母氏從來能教。能育。無及孟母。有似陶母。彼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母氏恒炊爨之。夏日之葛。冬天之衾。母氏勤紡績焉。其意念唯在欲克理家事。榮茂子孫。嗚呼。母氏之勲勞。實我家之周公也。子孫思茲。吾儕幼稚。母氏告誨曰。欲視其人。先宜視其友。人之善惡。必因其友。余自幼至壯。



所交之士勝己則喜爲治具自供肴饌否則不喜不供只譴訶接干損友又曰二子常事筆墨尊崇管神每夏勿食梅實汝三歲兒戲執土器下筆而書與字旣五人皆竒之母氏大喜獻之於管神廟故我與汝誓一生絕嚙梅實俗曰管神愛梅故尊信神者忌食梅實唯勿懈讀書夙夜通誦勿好博奕若人勤之則汝等必言之我家禁之不知其術是以戒意錢之戲與術賣之言故亦不知臭銅之好惡權衡之輕重吁愚也乎又曰與人接則事事勿爭不得止而有爭則宜下人必勿競頰舌而欲勝人汝不知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乎噫此言今猶在耳而不在心余之所以爲不肖也又曰宴會之席過半則必須退出遊樂極則災害生焉禮在暱交狎徒汝其念之是母氏懼宴安之鳩毒座中之豹虎者也母氏天性聞人悅則如已有之聞人憂亦如已有之或哀孤憐老喜施賙急其慈仁可知矣於三子如一子惠三婦如一女姑婦恰似親子婦亦孝順不違慶安元年定幸欲相迎母氏而自執饋饌遣弘忠於勢陽弘忠往而謹白冀盤游于東海流覽於武野母氏大喜曰內合私願雖然伏自惟省未可也光



源氏歌曰都出志。春之歎仁於登良女屋。年經浦  
遠別奴留秋。我在江府而抱弱孫分甘。可喜矣。睽  
離在期可悲矣。不如書疏往反。更聞各自平安。以  
自娛矣。是亦足償所願焉。遂不果。每旦拜神念佛。  
是皆禱子孫殷昌而已。比年余無尺寸之功。有不  
虞之譽。偶達

天朝。賜爵叙位。母氏謂余曰。我生平禱神信佛。此是  
其冥助乎。然人事未聽之。假令求免於毀。亦不可  
得也。謙虛晦默。汝輩勉旃。余後果罹毀嫉之害。吁  
母氏慎微見機。亦如此。往年弘忠從信牧君雲陽

之行。過勢南。告于路于母氏。母氏馳价於中路曰。  
此行也。勿出於類。勿欲速成。要事謙退。又將雲陽  
及所經之勝境風土。當以國字記之。而附與于我。  
不移一步。而見千里外。以可慰悅衰老之目下也。  
弘忠諾之。翌年春。弘忠在雲陽。寢疾病。僉曰濱死。  
母氏聞之。即語余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  
戚爲哉。吁。弘忠有子。萬事足。何恨何悲。皆天也。汝  
速往雲陽。疾未篤。則呼良鑿。而可求紫丸。命在呼  
吸。則直馳于江府。告定幸。閱兒息。憫內子。克育克  
敬。宜咨傳奕世。母氏氣魄殊絕於人。可知矣。余驚



急而以夜繼日之雲陽。問逢疾狀。疾小愈。經數日  
反常。於是兄弟同行。執歸鞭。迂路而反。勢南。母氏  
千憂百慮。一旦冰解。弘忠曰。以謙事君。以信交人。  
母氏聞之。乃喜色滿面。且袖紀行二冊。名之日來  
而獻之。母氏甚悅。曰。我到未到之地。見未見之境。  
然此書也。文筆煩勞。不解于公務。則可也乎。又茲  
歲自江府報平安之次。寄此傳十卷。曰。去歲初夏  
起筆。今年初冬絕筆。因一二文彥。略雖需。雖黃潤  
色未成。况無助我毫者。故不暇淨書。唯爲備母氏  
之觀覽也。吁。餘力志學。官暇思親。其意念不可不

感嗟焉。余且讀且講。母氏傾耳而聽。評辭支頤而  
見圖像。曰。善哉。此書也。汝不倦而讀之。我不怠而  
聽之。諒老後之觀。閑居之樂。何以加之乎。况我家  
兒孫興起。感發乎茲哉。余熟閱之。后妃夫人孺人  
婦人也。妻女妾女也。或妓女處女。或奇女神女。厥  
中有德實有才。辨于賢明。仁智于嘉言善行。若貞  
順節義。若奇恠神異。數百千歲之後。雖讀之。其事  
其迹。歷歷在眼。古人見物寓懷。今人豈無感激哉。  
於戲。茲歲母齡輪七望八。古來尤稀。暇未聞齒未  
豁。行步稍健。坐卧始安。三子不寒。兒孫不饑。惟感



天耶將通神耶。祭之又祭也。伯幸年五十八。仕路雖靡。鹽音問曾未怠。我爲仲子。年四十九。雖五十未可知其非。可愧之甚也。吁於我平日。拊鞠周盡。狎恩懷惠。而晨夕色難。不能承志。惟斯不孝。無所逃罪。叔忠年四十四。性自然孝。雖書草疏。母母二字。以相似。其分毫一不誤。然馳官途。寓羈旅。久不面。絕不訊。思而廢哀而止。是乃不幸也。不如三子全遺體。榮各自此孝之至也乎。我聞舜之大孝。文王之事規。曾子之養肉。子路之負米。皆是異域之所稱。如我。

本朝亦

神武之建極也。種子命教之郊祭。而孝悌之道興。自爾以後。聖賢君世不乏。于國呼君子之名于邑。立孝子之表於戲。我

神國以孝悌爲本。如此豈不言哉。道大原出於天。天之神道。四時行。萬物育。聖人則之。人民循之。而行之之本。又不外于孝悌矣。况

大日靈尊以一女德統御天上。照臨天下。故而後天地人皇氏。綿歷弗絕。就中 皇后踐祚。垂簾聽政。不爲不多。今列女之傳。始於后妃。中於妻妾。終於



神女於我

神州之遺風亦不爲無意。是亦撰書之微意乎。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書美稽降。其餘禮之內則。昭之女  
誡。女論語也。女孝經也。皆王政自內始。故閨門之  
事有法。陰陽之制有別。夫於興亡之樞機。人道之  
大倫不可慎哉。余漫書母氏進止一二。以爲後叙。  
古今似而非也。人品跋而不及。然繼叔忠之深志。  
聊顯思親之幽意。彼引而不發。亦無佗。愚之如禿  
筆澁語。則見者未必無小寬宥云爾。皆

明曆元年乙未冬十一月甲子

從五品源

弘正

書于鵲巢山求艾窩



在武府日石齋安氏弘忠  
介于人而屈顧之次齋此

書余嘉曰吾

朝類聚國史載力婦節婦之  
後末繇觀其彙纂實是空  
谷之楚然也凡世稱好男



子色取仁義而行瀆者觀  
斯編而不赧然泚頰乎然  
則豈翅教戒婦女而已乎  
言未輟余即先內省矣於  
是又告曰余慕地內省也  
子亦須內省焉夫修己治

人之功不爲無補于世教  
也後請假余後叙劣才乏  
筆力廼以嚮坐上之譚終  
爲之跋

南紀經生李全直書



本朝列女傳

寛文第八歲次戊申仲春上澣

勝村治右衛門

松江藩儒者

明曆五年自序

黒澤弘忠著

曰三年善齋序

寛文三年野間子苞序





